

人間事



草上飛

從來就不覺得「醫學生」是一個多麼與眾不同的字眼，若說果真有任何不同的地方，那麼指的該是它的前兩個字吧！

印象裏，台中是個有好山好水好天氣的地方；清晨時天邊的雲彩，由深黑轉成灰藍，勾勒出遠處一棟棟公寓大樓的身影，漠楞楞的曙色，落在靜寂的大地上，對面廟宇傳來早課的晨鐘梵咒，竹林深處有雀兒們應對的鳴唱，天漸漸的亮，終於，守夜的路燈一盞一盞在淡淡天光中靜靜熄滅；這時，飄浮在空氣裏的是孕育在寧靜中的隱隱生機！我坐在書桌前，陽光就一點一點的，像隻躡手躡腳的貓，輕輕穿過紗窗，投影在牆上，再一點一點撒在桌子右手邊，悄悄的移，悄悄的移，直到它照在書本上，那就是該跳起腳東翻西理開始一天生活的時候了！

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穿過一路羊蹄甲的翻飛漫漫，校園裏，杜鵑開的熱絡紛紛，植子青澀的一如當年心境，人來人往終究流過幾個輕易的年頭，已不再也不會是少年時的茫茫無措，只是在熟悉之外，多了份無奈的心情。或許許多事本是如此，花開花落幾個季節，起落升降之間，悠悠吟唱的仍是生活一貫的步調！

漆黑的講堂，某大醫院的某某醫生正在報告著；根據歷年病例統計資料顯示；在二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本病好發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內視鏡下檢查率可達百分之三十的正確性，本病例理學檢查結果白血球稍高，ESR略低……X光下肺組織出現轉移……我們採取藥物控制、放射治療，最後病人仍因心肺衰竭死亡……顯微鏡下，癌細胞張牙舞爪漫過整片肺組織；……百分之幾的好發率對病人家屬又有什麼意義？對他們而言，百分之5.7的或然率，發生在他們親人身上，即使有30%的診斷率，失去的生命就是百分之百的失去，並不會因為這30%的正確性，而稍有片刻的遲疑！誠然，不能否定的是統計對醫療工作的貢獻，但在生命如此巨大的影子下面，我們又能說些什麼？畢竟，我們只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一直無法想像將死的人，在他面臨生死交接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不甘心？未竟的俗事？還是一切的前塵往事？我相信死是生命最終一個句點，也是活著的人所永遠無法明瞭的另一個時空，因此，雖然三島由紀夫死的驚動文壇，李白死的鏡花水月，命運交響一聲震過一聲，貝多芬深沈的雙眼依舊凝向不可知的未來！沒有任何隻字片語，死者雖有

不朽的名，生者卻仍惶惶然步步走過屬於自己選擇的路；夜空裏，小天使仍快樂的歡唱，于年之後，薛西佛斯卻仍免不去命運在他肩上的重擔！

陽春三月的寶覺寺裏，一群群異國觀光客來來去去；到目的地、下車、拍照、買紀念品，上車，再下一個名勝古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例行公事，然而，一幀照片又能留的住什麼？留的住的是當年的背影，八四年的春天，當日的巧笑倩然，留不住的是模糊的感情和漸行漸遠的心境！或許人總是喜歡去收集一些記憶量所無法負荷的東西，總不甘心一切就此而去，留個尾巴也可當成紀念，但終究像一個純潔赤子，汲汲收集五顏六色的玻璃珠，在玩伴前展示他的所有，然後把它遺忘在某個未知的角落，一直到他偶而想起的時候，那些曾經光燦的已失去往日色澤，七零八落，而且他也已陌生於當年那麼辛苦的汲汲了！

在文化中心碰到R，他正陷入矛盾之中，一邊是現實社會的壓力，另一邊是宗教信仰的規律，讓他無以適從……總認為宗教與生命本就混然一體、深不可測；一面羨慕那些心底有信仰的人，在他們心中自有保守平安，只是在這個範圍裏，自己本是一個異數；是兩相異點決定一直線，兩相交直線決定一平面，兩相交平面，僅是互相垂直的三個數軸就決定了我們生存的空間，那麼簡單俐落的架構，卻因著人與人世間種種聯繫而變的不再簡單，希臘神話中，潘朵拉的盒子裏，最後掙扎飛昇而出的是「希望」這個小精靈，經過了億萬個白晝與黑夜，宇宙不眠的眼，人們翹首的期盼，原來只是為著這個天地間惟一的理由，也許就是因著這份渺不可知的寄託，基督徒稱之為「上帝」，老莊之士名之為「道」，佛教冠之為「輪迴」，而科學家說它就是「科學」！而這之於人們，正如日本傳說中河童頂上圓盤中的水，當水是注滿時，河童是精力旺盛的，而當水份枯竭時，一切也就了無生趣！因此，佛家說捻花微笑，是在一捻指之間，因緣際會，天地間禪機已非言語可以釋盡、解盡的了！

很喜歡下雨天，撐傘獨自走在人群中，看流動變幻的傘影，看傘下的世界，看穿梭不定的人們；雨總讓一切恢復它的真實；從來沒有人敢斷言什麼是真實的人生而一分不差；一切本就是如此平凡固

定；由不得人的日起日落，這世界從不用言語束縛人們，它只是靜默而忠實的執行著它的可怕與溫柔；千百年來，生活又何曾能真正分門別類？它生就是億兆人組合而成的圓融，硬生生劃分階級，又真能區分或肯定什麼？從小，教科書告訴我們常識自然，生活倫理、三綱五常……但從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去走下一步路，「教育」該是啟發我們去發現那點微弱星光的牛郎織女只有相逢在遙遠的天河，才顯得出神話的夢幻和美麗；北極星也只指引那些辨得出它的舟子和旅次！

在漸深漸濃的暮色中、彌勒佛依舊低眉含笑在一片燕語低迴中，飛車行過長長的中華路，路兩邊白騰騰的熱氣，沖光滿面的老闆娘，攜手相依的情侶，刁香煙的計程司機，濃粧艷抹的時髦女郎，嚼檳榔的地攤小販，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討價還價的歐巴桑……在在都是因緣裏我們或許的曾經或未來！傳說裏逐日的夸父，採桑的羅敷，臥虎藏龍的梁山伯，自戀的水仙花，騎著掃帚在星空下嘿然呷笑的老巫婆……流經過千百年前偏村野店的酒肆狎客、寞落私塾的琅琅稚子，潤澤過豪門顯赫的寂寞深閨，也點綴過西土光耀繽紛的聖誕夜和千奇百怪的復活節，經過我們上一代的耳中、又自我們口中傳誦下來，也許在那一個有月光的晚上，搖籃邊，仍低低的重覆著某一個湮遠古老的故事……。

天空全暗了下來，星星在夜空中一眨一眨的；流麗剔透的燈光車影，擁擠混沌的人潮……彷彿曾在錯肩之間飄過一抹恍惚的清新，轉瞬間卻又淹沒在嘲雜的人群裏；再回首已是無風無雨的年月；這才發現，原來在塵世之間，我們都是如此的互相牽繫卻又是如此的全然陌生……。

